

为了真理还是胜利 ——尤金·奈达“翻译科学”之争国内研究综述

陈则焯

湖北大学外国语学院 武汉 430062

摘要: 尤金·奈达是西方翻译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其著作《翻译科学探索》对国内译界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 随着其翻译理论的不断发展和普及, 国内译界对奈达“翻译科学观”的解读也开始逐渐呈现多元化转向; 而奈达本人后期诸如“我的观点已经发生巨变”等言论, 更是在国内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本文聚焦于国内译界的“翻译科学”之争, 收集并梳理了国内学者对于奈达著作书名“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的解读、对奈达“翻译科学观”演变历程的研究以及对译界学风问题的批判性思考, 并进行评价与总结, 旨在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价值, 并引发译界对于学术规范等问题的关注。

关键词: 国内研究综述; 西方翻译理论; 尤金·奈达; “翻译科学”之争

For Truth or for Triumph -- A Literary Review on Eugene Nida's Interpretation of "Science of Translating"

Chen Zexu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bei University, Wuhan, 430062

Abstract: The translation theories of Eugene Nida are among the most influencing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ies introduced in China (Liu Silong, 2001). His theories mainly contain three core concepts: "science of translating", "dynamic equivalence" and "readers' response", each of which has caused heated debates in China especially the first one. Many people attribute the debates to the "contradiction" in Nida's own words concerning the term of "science of translating". The term first appears in the title of his book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and then is used to entitle his another article "Science of Translation" on *Language*. Nevertheless,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Nida (1969: 483-498) declares that "translating is far more than a science. It is also a skill, and in the ultimate analysis fully satisfactory translation is always an art." As more and more Chinese translators and translation theorists feel a sense of paradox in his words during the following 22 years, Nida's suggestion (1991) that not to make a science out of translating in *Translation: Possible and Impossible* seems to entirely unveil the huge "change" of his opinion about science of translating, which is said to be further confirmed by his assertion that "my ideas have changed substantially" (Nida, 2000: 29). Focused on the concept of "science of translating" proposed by Nida, this essay is a literature review on the domestic research on the interpretations of the title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the "inconsistency" or "consistency" on Nida's view about "science of translating", and the concealed problems that deserves more attention in the translation circle.

Keywords: domestic literature review,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ies, Eugene·Nida, science of translation

1. 引言

尤金·奈达是美国杰出的翻译理论家, 其翻译理

论自八十年代初期引入中国, 现已成为中国译界影响最大的当代西方理论之一(刘四龙, 2001)。奈达的核心理论主要包含“翻译科学 (science of translation)”、“动态对等 (dynamic equivalence)”以及“读者反映论 (readers' response)”这三个基本概念(谭载喜, 2007),

作者简介: 陈则焯(学号: 201931103015037), e-mail: 1722123965@qq.com

而“翻译科学观”曾在国内译界引起不小的争论。

奈达首次提出这一概念是在1964年，他将其著作命名为“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并于1969年发表了一篇名为“Science of Translation”的文章。同年，奈达在《翻译理论与实践》中称：“translating is far more than a science. It is also a skill, and in the ultimate analysis fully satisfactory translation is always an art”。1991年，奈达在《翻译的可能与不可能》中再一次提到有关“翻译科学”的问题，却称人们不应试图“make a science out of translating”。这一“转变”似乎在2000年再一次得到证实：“my ideas have changed substantially (2000)”。奈达在这二十多年间看似自相矛盾的话语，引发了国内译界的激烈探讨。

2. 国内译界对奈达书名“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的解读

八十年代，林书武（1981）将奈达的翻译理论引入中国：“奈达认为翻译是一门科学，他把他的著作称作《论翻译科学》，就是他这种翻译观的反映。”

随着奈达理论及其著作在中国的普及，谭载喜随后（1982）将“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译为“翻译科学探索”，并将奈达对于“翻译”的定义译为：“‘翻译不仅是一种艺术一种技巧，一种文学的再创造，而且还是一门科学’。奈达就是从这种‘科学的’观点出发，对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研究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值得注意的是，谭载喜此处不仅翻译了原文，还多次进一步解读了奈达的翻译观，即“奈达认为翻译即科学”，随后（1995）试图解释奈达“翻译科学观”的由来：“（奈达）之所以说翻译是科学，是因为翻译的过程有一定的客观规律可循”。为了支撑其观点，谭载喜（2011）提到，在他与奈达的多次面对面请益中，后者都明确说过“翻译即科学”的观点。

随后，邵璐（2007）基于谭载喜的观点，从三个层面印证了《翻译科学探索》译法的合理性：从逻辑层面来看，“Translating is far more than a science”的前提是“Translating is a science（翻译是科学）”。从类比推理法来看，“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与奈达另一篇“Bible Translating and the Science of Linguistics（圣经翻译与语言科学）”中的“the science of linguistics（语言科学）”与应属同一提法。从语言学层面来看，“Science of Translating”也应是代表学科领域的话题。

然而，张经浩（2005）却认为，该书名应译为“（对）翻译的科学探索”。他指出，“Science前用的是不定冠词a，不是定冠词the”，说明这里并不是特指。与谭

载喜相同，他也将奈达本人在书信中给出的答复作为理论支持。

3. 国内译界对奈达“翻译科学观”演变历程的探讨

除了书名翻译问题，奈达后期看似自相矛盾的说辞也引发过不少争论。

一些学者认为，奈达建立并推翻了自己的“翻译科学观”。张经浩（2000）在与奈达的一次通信中，曾问及奈达如何看待认为自己翻译观的改变。奈达回答称，“我的想法已发生了巨变”。奈达还称，他在欧洲翻译学校时发现，教人用一般原理解决特殊问题，远比教人发现问题并寻找解决方案更困难。这些言论似乎进一步证实了奈达已经推翻“翻译科学”观，甚至引起部分学者对背后原因进行剖析。

劳陇（1996）将奈达的思想转变归咎于语言的任意性这一外部因素，认为奈达所言“translating is far more than a science”意为“翻译的意义远比科学为大”，并从符号单位和符号组合两个角度例证了语言的任意性。刘四龙（2001）和杨自俭（2001）则将其思想转变归因于内部因素。前者认为奈达强调应用理论和规定性理论，而忽略纯理论和描述性理论，并且“过分强调语言知识对翻译的必要性”；后者认为奈达存在对“一般原理”的片面认知，认为它们都必须用于解决具体问题。

但也有学者认为，奈达从未明确表明“翻译即科学”，自然就不存在“观念转变”。马会娟（2001）指出，争论源于“翻译实际过程”和“翻译（过程）研究”的概念混淆：翻译实践没有规律与原理可言，而翻译（过程）研究则可以采用科学的描述性研究方法，因而“翻译科学”是指“对翻译过程进行科学的描述”。

4. 国内译界对学风问题的批判性思考

大多数学者在此问题上各执一词，但也不乏一些学者将目光抽离争论本身，看见争论背后隐藏的诸多译界“痼疾”。

一方面，有学者指出，争论中存在概念的混淆。例如，杨自俭（2000）、谭载喜（2001）和马慧娟（2001）都曾指出，英文中的“翻译活动（translation）”、“翻译过程（translating）”和“翻译结果（translations）”在中文里都可以模糊概括为“翻译”。杨自俭（2000）也提到，“科学”也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等多种分类，要证明奈达是否认为“翻译即科学”，首先要明确奈达提到的“科学”当属哪一种“科学”。

另一方面，也有人看到了国内译界的学术乱象。杨自俭（2001）谈到，批评者常有不公正、不平等的挖苦贬低之词，而被批评者度量较小，个人情绪较大。邵璐

(2007)也提到,有的学者或故意反复炒作,或缺乏语言基本功,或“引诱”奈达说出一些话为己所用,或引用他人学术成果而不注明出处。

5. 评价与总结

回顾前四十年国内译界“翻译科学”之争,可发现在以下四个方面还存在问题:

首先,引证缺乏权威性。例如,张经浩和谭载喜在解读奈达的书名时,都将与奈达本人私下交流得到的答复作为依据;邵璐批评一些学者引诱奈达回答误导性问题时,以奈达“年岁已高”和“性格温和”作为依据。此类引证较为随意,也无法求证其真实性。

其次,论证过程中存在论点和论据的不相匹配性。例如,劳陇(1996),试图证明奈达“翻译即科学”的观点发生了转变,且转变的原因是语际翻译的无规律性,随后例证了语言的任意性和译者的主观性,但这二者与奈达本人的观点并无关联,有偷换概念之嫌。

第三,对奈达原话解读具有主观性。例如,林书武介绍奈达的理论时称“奈达认为翻译是一门科学”,但奈达本人并无此类言论。而对奈达这句“*translating is far more than a science*”,谭载喜译为“翻译不仅……而且还是一门科学”,劳陇则译为“翻译的意义远比科学为大”。但不约而同,他们给出的翻译都恰好能支撑自己的论点。

第四,观点自相矛盾性。张经浩在2000年《笔谈》中,试图通过奈达提问的方式向译界证明其“翻译即科学”的观念发生了改变。但在2005年,他在《谈谈对奈达的所知和理解》中又断言奈达从未承认翻译是一门科学。

最后,论证过程当中缺乏审慎态度。例如,在讨论奈达书名翻译问题时,张经浩将“*Translating*”误写为“*Translation*”。再比如,奈达在与张经浩的笔谈中曾说“*Many people assume that translating requires considerable training in linguistics*”,于是刘四龙便依其断言奈达在翻译中过度强调语言知识。但奈达的原话是:“*Many people assume that translating requires considerable training in linguistics. But this is not true. Some of the best translators have no training whatsoever in linguistics.* (许多人以为,要想翻译好就得多学点语言学,其实不然。一些优秀译者根本就没有学过什么语言学)”。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透过这场争论,中国翻译理论家身上许多珍贵的品质仍然熠熠生辉: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对学术的刻苦钻研,以及对观点的畅所欲言。谭载喜(2011:10)曾说:“最要紧或最要追求的,不是去

斤斤计较于结果中的我是你非,而是去展开如何客观认识事物、合理而客观地展现自我观点的历程”。争论的输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以客观理性的姿态接受批评,以大方得体的方式表达自我,以辩证的眼光看待理论及其发展,以一丝不苟的精神开展学术研究,让多彩的思想之花在中国译界中盛放。

参考文献:

- [1]Nida, E. A.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Principles and Procedures Involved in Bible Translating* [M]. Leiden: E. J. Brill. 1964.
- [2]Nida, E. A. & Charles R.T.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M]. Leiden: E. J. Brill. 1969.
- [3]Nida, E. A. *Translation: Possible and Impossible* [J]. *Journa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1994, 3(2):147-163.
- [4]JFL Correspondent. *An Interview with Dr. Eugene Nida* [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1998(2): 2-6.
- [5]劳陇. 丢掉幻想联系实践[J]. *中国翻译*, 1996(2): 39-42.
- [6]林书武. 奈达的翻译理论简介[J]. *国外语言学*, 1981(2): 1-7.
- [7]刘四龙. 重新认识翻译理论的作用——对奈达翻译思想转变的反思[J]. *中国翻译*, 2001(2): 9-11.
- [8]马会娟. 翻译学论争根源之我见——兼谈奈达的“翻译科学”[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1(9): 53-55.
- [9]邵璐. 误译·无意·故意——评关于奈达翻译理论的若干争[J]. *外语研究*, 2007(2): 62-65.
- [10]谭载喜. 翻译是一门科学——评介奈达著《翻译科学探索》[J]. *中国翻译*, 1982(4): 4-11.
- [11]谭载喜. 中西现代翻译学概评[J]. *外国语*, 1995(3): 12-16.
- [12]谭载喜. 翻译学: 新世纪的思索——从译学否定论的“梦”字诀说起[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1(1): 45-52.
- [13]谭载喜. 当代译苑的恒久之光——追忆一代宗师奈达[J]. *东方翻译*, 2011(6): 4-14.
- [14]杨自俭. 对译学建设中几个问题的新认识[J]. *中国翻译*, 2000(5): 4-7.
- [15]杨自俭. 我对当前译学问题讨论的看法[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1(6): 45-48.
- [16]张经浩. 与奈达的一次翻译笔谈[J]. *中国翻译*, 2000(5): 28-33.
- [17]张经浩. 谈谈对奈达的所知和理解——兼介绍奈达新著《语言迷》[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5(2): 59-63.